

寵兒

樂夢融

「金老師，早上好。」我又遲到了。一面張嘴，一面招呼，「啊——」。

那個老太太一心想開開玩笑，但一點都不好笑。「不早了」，她一笑露出兩排牙，金銀銅鐵一應俱全，卻是整整齐齊的。慢條斯理地從消毒水中取出一塊牌子，慢悠悠地遞給我，她根本就不知道遲到是什麼滋味。

這就是被稱為金老師的老太太。在我印象中，每當聽到小紅帽的故事，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她。如果穿上小阿姨的風衣，戴上連衣帽，就十足是一個狼外婆。每個小朋友見到她，都會叫：「金老師，早上好。」永遠不會錯。我們只能在早上見到她，之後就像被蒸發一樣。她好像永遠蹲在衛生室兼保安室裏，眼角永遠拴著濃濃的眼屎，手裏拿著一個手電筒，很威嚴的樣子，在小朋友張嘴的時候往嘴裏照照，自己也張張嘴，用舌頭蹭蹭氧化的牙齒，顯得更加威嚴了。

「啊——」她用手電筒在我的嘴裏探究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，還不時發出一些我從來聽不清的嘟囔，就像是巫師祈福的咒語。我也不知道她是在檢查扁桃體還是蛀牙，隨後，不管你願不願意，要你伸出手，或看看胸前的手帕是不是掛得符合她的心意，否則，她會親自幫你弄正。完畢之後，才給你一塊硬幣大小的塑膠牌子，上面鑿著一個小洞，可以掛在班級門口的名冊上，以代表你的存在。我一般存在得非常醒目——遲到的拿綠牌子，其餘是紅的。

我幾乎天天遲到，我也看出金老師總有問我

原因的企圖。對此，我總是三緘其口，拿了牌子就走，不給她一定點的機會。

其實遲到的原因也很簡單，我爸爸天天晚起，而他得騎車載我去幼稚園。

1989年上海的早晨，天空是灰色的，馬路是灰色的，樓房是灰色的，連員警叔叔的墨綠制服，遠看也是灰色的。爸爸眼力不濟，老在十字路口被員警叔叔抓住。我開始一直想不通，爸爸為什麼總是在和他一番理論之後，還遞給他五塊錢罰款。得出的結論是，除了眼力，爸爸的口才也不盡如人意。後來，到了我快從幼稚園畢業的時候，爸爸每天早上給他打個招呼，就馱著我招搖過市了，我猜他是買了一張罰款的月票，能節約一下開支，畢竟五塊錢可以買一個打泡泡的小玩藝兒，外加兩個棉棉糖或一紙酸辣菜。

後來我知道，老被抓住是因為我這個小豬崽子被載在前頭的緣故。那時候的為什麼很多，比方，為什麼有人會唱「撿到一分錢，交到人民警察叔叔手裏面」，我一直覺得合理的接受者應該是老爸。員警叔叔收到的錢已經很多了。

不過即使沒有員警，爸爸還是不會早起的，大公雞的故事是老阿姨講給我聽的，對於老爸沒有什麼建設性的意義。讓我閉嘴，不再催爸爸早起的原因有兩個，一來，老爸每天在吃晚飯後就外出了，據說直到子夜才歸，那是金老師模樣的狼外婆出沒的時辰，我從來沒有熬到過。媽媽說，回來的時候爸爸渾身很髒，累得也不想多說話，身上還有機器的油漬，髒到什麼地步，我也沒見過。

爸爸對此隻字不提，他想讓我活得單純些。畢竟，我過一年才上小學一年級。我們之間有所默契，知道之後，我再也不提大公雞的榜樣了。二來，遲到不遲到已經影響不到我的社會地位了，我已經是47號了，47意味著等著你的只可能是進步。

我們班級一共有48個人。

剛到幼稚園大一班的當天，正好遇上老阿姨在考試（待會兒再解釋為什麼稱老師為阿姨），想看看大家的智商發育情況。考試的題目是叫大家數數，從一數到一百。真有個才子，站起來不厭其煩地叫喚，他以為數得越響就越能體現自己的智慧（有這個習慣的人現在也很多），那哥哥慷慨激奮的時候，還會昂昂腦袋。老阿姨眼冒金星，好似發現了曠世奇才，還自覺得有節奏地拍手附和。接著，那位哥哥在老師的表揚中，怡然自得地回到了靠窗的10號位。

我馬上感覺到這是一個臥虎藏龍的集體，於是自覺得靠邊站。老阿姨見我怕陌生，得意地喚我，要考考。我走到講臺前，一聲沒吭，左右顧盼。老阿姨更得意了，連連提醒我，一、二、三，我想了想，走下了講臺。她看了看我手上的綠牌，叫我坐在47號位，原來的47號成了48號。

老阿姨也是用心良苦，畢竟插了誰的隊，誰都不樂意，大家都很有上進心。就像古龍筆下的江湖，上官金虹就是不樂意被百曉生排在兵器譜的老二（見《小李飛刀》系列）。至於48號，他的能力處於被老師忽略的狀態，倘若把我排在他的後面，老阿姨覺得沒法說服小阿姨，更無法說服她自己——這未免太過驚世駭俗了。

48號看看我，有些忿忿。老阿姨給了他一次機會，他興奮得屁顛屁顛地蹦上了講臺，他說話的腔調很有男子氣，但那個架式卻很奇怪，鼻涕像幼稚園廁所裏那個永遠也關不住的水龍頭——這給同年齡的小朋友以充分的自信，也給

了老師難以辯駁的佐證——將他放在48號。他憋足了氣，（因為老阿姨表揚10號一口氣數到了一百），碰巧數到了四十七，怎麼也繼續不下去了，老阿姨指著我說：「四十八」。他很靦腆的跟了一句，不知是把他自己漏了，還是把我漏了。他下場的時候老阿姨還帶頭拍手，挺贊許的。48號忿忿的眼神，杳無蹤影，只用眼角的餘光掃了我一下，坐下，看了看1號，很條件反射得把手放到了身子後面，挺了挺腰，拼命擤了一下鼻涕。

那時候開始，我覺得這地方不怎麼地。

我曾經有個時候，很想鼓起勇氣和老大換個位置，但一想自己的寶座也不見得多麼光彩，信不信由你，如果我是20號之前的位置，我就……不過我也不會和老大混得那麼熟了。

在我還沒被公認為壞分子之前，我的綜合能力指數就被作了精準的預測。如果你知道我班級的總人數，倒數兩記，就能發現我。教室裏的人從1號老大到48號（也是老大），圍著教室的三堵牆，成一個不完整的圈，中間空蕩蕩，像一個古羅馬的角鬥場。

老大，也就是48號，是我在這個鐘靈毓秀的集體裏認識的頭一個人。金老師老是想和我開玩笑，但根本及不上48號的十分之一。看到老大的鼻子，我就想笑，我覺得他天生就有幽默感，那和金老師的五顏六色的牙齒一樣，是只屬於他的獨一無二的標誌性建築。他的鼻毛鬱鬱蔥蔥，總有那麼黑糊糊的幾撮，探在煙囪似的鼻孔之外，貪婪得吮著空氣；有流不完的鼻涕在他的人中處進進出出，所以露出的鼻毛都是濕漉漉的。剛見他的時候，總覺得他的鼻子想說話。別在胸前的手帕和我一樣，總是用在別的地方，比方說包裹一條在葡萄架下挪不動的小青蟲，或者一隻他看來有些異常的小螞蚱，回答不出問題，會吸吸鼻涕，代表他在動腦筋。我很喜歡他那特立獨行的派頭，總而言之，或用現在時髦的話來概括，他

是一個「憤童」（全稱是憤世嫉俗的兒童）。

開學次日，我的鼻血像他的鼻涕一樣流個不停，他把手帕扯了下來，甩給我，動作很麻利，手帕也十分精準地落在我手上。作為回報，我問他叫什麼名字，他很俠氣地擺擺手，示意想學雷鋒，做了好事不留名。無奈之下，只能跟著大家叫他的名號：鼻涕蟲。名號比起名字，一般好聽又好記。

坐在我右邊的右邊是個小姑娘，別人叫她嘔人。姓方還是姓圓我也記不得了，只記得吃午飯的時候，她一直享受特殊待遇，桌子周圍沒有其他人。她的絕技是吃下一碗飯，吐出一碗半。情況理想的時候，她能控制在以碗為中心，三個碗為半徑的範圍裏，並且限時限刻地在午飯桌上。糟糕的時候，大家想想來泥石流的狀況：所以她是45號，最後八個人中唯一的女孩。據我的觀察，正是她這個與生俱來的絕技，讓她鐵定成了40座以後，沒有一個阿姨，或者說老師，喜歡不定時地會勃發的小朋友，不管爆發是從身體的上面還是下面。

我也不知道這學號是怎麼來的，照我看來10號和1號的區別是，10號有事沒事的時候總喜歡把手隨心所欲地放置，而1號無論何時何地會把手放在後面，正襟危坐。5號之所以成為5號，他總是把手放在腿上，既沒有1號坐得筆挺，也沒有10號那麼懶散。至於2、3、4號的區別，我是沒看出來。反正百米賽跑中0.01的優勢，也不是我的肉眼能分別的。阿姨們說了算，她們是雷達、帝多、勞力士。還有，她們說1號永遠是最棒的，以後會有大大的出息。她們也是大人，大人總是對的，所以阿姨總是對的。後來，我知道Michel Foucault管這些阿姨們叫發語者，那種火眼金睛的本領叫話語權。

幼稚園的阿姨很少，每個班只能分到兩個。小阿姨是老阿姨的加長版，遠看兩個人挺像，不

管是走路的樣子，還是說話的腔調，穿著的黑風衣，還有就是博學多才。她們都能教認漢字、識數字、唱歌、圖畫，行話叫語文、數學、音樂、美術。（還有沒有別的科目我也記不清了），碰到體育阿姨（如果你覺得讀不通就用「老師」尋找且替換，我是怕用「老師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——會混了性別，阿姨好歹是個女人）生病的時候，也會去兒童樂園，指導大家玩玩滑滑梯。現在大學裏好不容易碰到一個鴻儒，能教中國古典文學史、中國現代文學史、外國戲劇史、中國戲劇選讀、後現代主義狀況……但大家一看就知道，後者的局限性。

午睡前的活動永遠是聽燕子姐姐講大象伯伯的故事，那是一盤永遠不會出故障的磁帶，有時，小阿姨下班後，老阿姨還會讓我們聽一遍，反正接下來是午睡時間，大家也不會很介意，聽著聽著就會睡著的。鼻涕蟲介意過，阿姨讓他從家裏拿些好聽的來。最要命的是，午睡後，老阿姨還會再複述一遍大象伯伯的故事，坐不住的話，可以前後左右說說話，但要大聲點——老阿姨年紀大了，耳朵總不如年輕的時候這麼管用——這樣可以被罰站。我沒做過這種傻事，站起來不但還是要聽的，而且還得面對粉白粉白的牆壁。

小阿姨會在下午我們午睡時候吃榨菜，那個東西在我家的形狀很細，媽媽不許我多吃，說吃多了，人也會變成那個形狀。我反正也不怎麼喜歡，吃起來很靦腆，像吃人參。小阿姨的榨菜是一團團的，有麻球這麼大，讓小阿姨的吃相顯得很豪邁。午睡起來，總能看見她的牙縫裏點綴著紅辣椒絲。

雖然我是不怎麼喜歡她們，但不能否認，她們是有人格魅力的，加上博學多才，讓5號曾經心悅誠服地說了一句：「我長大要像老師一樣，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。」那個時候還不流行托兒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5號的真誠，並且認為，那代表了許多小朋友的心聲。

其實我根本不必交代那麼多人，很多人後來也不會再出場。從戲劇的角度講，有些人不是主角，甚至不是配角，只是舞臺的佈景，一棵樹，一片雲，一排籬笆，一條小溪或者別的，但沒有他們，那就不是舞臺了。

幼稚園的日子裏，我的記憶沒有前後。大致的模樣好像是這樣的，一個用劣質水泥鋪成的操場，在陽光充足的牆角，有幾根折了腦門的狗尾巴草，我確定是狗尾巴草而不是別的草，是因為每當它們長出一個毛茸茸的雛型時，就被我在中午曬太陽時折了。控制別的生命的時候，會很過癮。有心情糟糕的時候，也會把兩個折了腦袋的草打個結，接著就每天去看，每天去看，那草最後的奇形怪狀，總讓我興奮異常。到處龜裂的水門汀好像經受了五十級大地震，螞蟻爬上爬下，躲避著來來往往的人。地上被塗著許許多多紅色的圓點：我的手臂要比大多數人長一半，（那個時候還不知道這是帝王將相的特徵）向前看齊的時候，總有少數像我一樣的人把隊伍攪得東倒西歪，那些原點是畫給我看的，叫我踩在上面。許多點不那麼完整，有被掀掉四分之三的，也有褪色的，反正看得出是點，還是紅色的，這就足夠了。

點子被重新塗深的時候，從教室的視窗望過去，很有層次感，像一排排的吻痕。當然這是後來的想法，當時我還是處於「大愚弱智」的階段。

我站的小點處於凹地，雨後，那裏總是陳著一灘死水，那個小點晃晃悠悠，像老井中一輪紅色的月亮。我經常遲到，趕不上早操，很少去踩那個點，難得站在上面時很神氣，有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和幸福感，覺得自己像一個幼稚園裏的小朋友，覺得這個幼稚園又美麗了兩分，不過這種美好的感覺只能維持到我看到47號座位前的一瞬間。

做操前，不時有些阿姨的訓話，不過她們都

是陌生的，我的推測是，我們的阿姨一個太小，一個太老，說話都沒什麼分量。不過，那個訓話的阿姨也沒有什麼創新，她說的東西，基本上老阿姨都說過，不過都是在班級裏說的。那阿姨挺有自知之明的，她說，我們要把幼稚園建設好。也沒有什麼諸如「今天我以**為榮，明天**以我為榮」的口號，也沒有什麼幼稚園園訓，也沒說衝出**區，立足**市，走向全國，世界知名……後來的臺詞都是後來再聽說的，估計那時那幾位編劇還在上初中或者小學，甚至還在攻讀幼稚園。頂多處於「大於弱智」階段。

她只說，要把我們幼稚園建設好，簡明扼要。

某年某月某日，我踩在我的點子上，站在幼稚園裏開始做操，它是不容否認的歷史，已經載入了我的史冊，難以更改。幾百個某月某日，讓我成了今天的我，所以那段日子，值得回憶。

我不說某時，是因為我知道是八點。八點左右，水泥條封著的牆外會多出幾雙不變的眼睛——幾個老太太經常會往裏巴望幾下，有的會從聽訓話等到走光最後一個小朋友，才蹣跚地悻悻離去。

八點總是一個分界限，水泥柵欄外會突然誕生出來來往往的車（都是兩個輪子的，難得會多出一個輪子，我總覺得三輪車是隻大螞蟻，往往要駝比自己重幾倍的東西），和行人一起發出嘈雜的吵鬧聲。過路人的腳步沒有現在的那麼快，總是在慢慢地勻速向前，隔壁有個香煙廠，那裏有塊非常醒目的橫幅，風裏雨裏，從沒拿來過，估計是搞兒童文學的作家編的口號，所以我幼稚園時就能看懂：高高興興上班，平平安安回家。不過我也沒見到哪個上班的人特別高興，包括我爸媽，如果見到，我一定會記憶猶新，就像《辛得勒的名單中》那個紅色的小姑娘，在灰茫茫的一片中很是惹眼。那時候的人們，不擅言辭，表情也很單調，笑起來總像如釋重負，沒甚

麼情趣。我初二學了一個成語叫韜光養晦，第一反應就是形容他們——每個人的臉上都書寫著使命感，這和穿著也有關係，那麼的質樸，冬天的時候顯得很臃腫。

外面吵鬧的時候，體育阿姨會把喇叭開到最大，園外的雜音往往就這樣被含混不清的廣播雜音吞噬了，震耳欲聾。久而久之，我們也能習慣這種對抗，條件反射地伸伸腿，彎彎腰。一次，老阿姨心血來潮，也跟著一起做，她伸起的腿還沒有我走路時抬得高，她站在我旁邊，沒彎下腰的樣子被我看見了。她對我笑笑，我也禮節性地笑笑，露出紅紅的牙齦，那裏應該是兩顆大門牙的故鄉。

中午，我出乎意料地被選為了安全員，那是我夢寐以求的崗位。

幼稚園開在一個叫「明圓村」的工人住宅群裏。我懶得說座落，與那種格調不匹配。幼稚園的門鋪，遠看像一家胭脂店。牆面上是五顏六色的碎玻璃，摸上去很扎手，後來中小型市鎮的公共廁所，都流行這種裝潢。小時候，總覺得明圓村聽上去和圓明園有甚麼關係，發現兩者沒有關係後，化悲痛為力量的決心一下子被撲滅了。

80年代的工人住宅小區，如果從空中看，就像一片收破爛的大場子。大家把力所能及的面積都圈給了自己，每家每戶的陽臺都用磚頭封了，那些磚頭橫七豎八地嵌在陽臺水泥柵欄的縫隙中，像一條條豬肉絲嚴嚴實實地塞住了牙縫，遠遠看去，每家每戶成碉堡狀，好像每時每刻要抵禦外星人的突襲。不過照現在的審美，也可以稱為後現代建築（Postmodernism Construction）。1號老大和嘔人的家都住在這裏，所以他們很難遲到——我總是看見他們的被子在空中招搖，像武打片中酒鋪招客的旗幟。

在操場的最南面，座落著一架滑滑梯，模樣

還能依稀辨別出是頭大象，水泥澆注的，經歷了風吹雨打，很結實。不說新褲子，就是穿了新鞋子我也懶得上去。標誌性建築，多少是用來標誌的，不是使用的。不過它和楊浦公園的大象滑滑梯很像，我每週都帶著爸爸去那裏過過癮。（因為對那裏的地形，我自己覺得比爸爸熟，我每週都去），作為回報爸爸帶我去看獅子，豹，熊，那裏的獅子很有靈氣，當有遊客企圖猥褻它時，它會轉過身子，憋足了勁，向人噴尿，連弩激射。它這麼自在、有尊嚴地活著，所以我每週都要去看它。

那時，我的幼稚園聞名遐邇，哪裏像高中，坐上計程車開半小時之外的地方，基本上都沒聽說過，不管我說什麼實驗性示範性也好，重點也好，我著急了，喊出了我們的學校的口號是「衝出上海，走向世界」，別人還是雲裏霧裏。拿出地圖，人家也只知道那個區域有個酒家叫梅園村，裏面的蜜汁烤鰻很好吃。我說我們學校就在那個酒家的停車場的隔壁，人家茅塞頓開地說了一聲，哦，就像知道你是某某明星的朋友一樣。我總結的結果有二，「衝出上海，走向世界」的口號應該是那個酒家提出的才對，還有咱們高中沒有一個像樣的標誌性建築，這是個致命傷。再說咱們幼稚園，除了大象滑滑梯外，還有一個小池塘，如果當今用電子引擎搜索的話，那是第二關鍵字。它大概和無錫的「天下第二泉」差不多大，但在周圍地區，絕對要比瞎子阿炳有名。池塘裏沒有活魚，大概以前有，但在一個連狗尾巴草都會被折掉腦袋的場所，除了人，是沒甚麼能堅持活著的。

池塘的周圍斑駁著馬賽克，邊緣不那麼整齊，磕磕絆絆，露出了褐色的水門汀，池塘邊可以撿到白色的帶著裂縫的馬賽克，乳白乳白的，像人的牙齒。中間有一條騰躍在半空中的大鯉魚，魚口略張，做仰天長嘯狀（光看嘴唇會以為是一匹駿馬，不說盲人摸象的故事，我也知道那道理）。它也用馬賽克鋪著，保存得很完好。當遇見不知道大象滑滑梯的人的時候，我會提醒他這條大鯉魚。我新來的時候，也以為是一個噴水池。

後來發現錯了，根據經驗主義的方法，我從來沒見它噴過水，冥冥之中我猜，只有金老師知道噴水的秘密，因為衛生室離它最近，也許在夜裏，金老師讓他噴得比錦江樂園裏的大風車還高，但我沒見過，只是瞎猜；根據邏輯推理，幼稚園的設施都有標注，椅子上寫「椅子」，桌子上寫「桌子」，廁所上寫「廁所」，沒寫字的地方有兩個，一個是大象滑滑梯，一個是這。這表示它們都不具備實用性，是標誌，標誌著明圓村的存在，就好像綠牌子代表我的存在一樣，用現在的先知先覺的眼光看，它們還代表時代的存在。由此看來，那條有駿馬氣質的大鯉魚意義非凡。當時我思來想去，還是覺得那是對池塘裏曾經有魚的紀念。唯有這個解釋是最合理的。

大象滑滑梯是我們經常光顧的地方，這個很好理解，如果我家住在金茂大廈，我有事沒事的時候也會去東方明珠逛逛，順便聽聽外地人或外國人的嘖嘖稱奇——這被有識之士譽為民族自豪感——總有水泥柵欄外投來的目光，老太的，老頭的都有，不說嘖嘖稱奇，羨慕總還是有的。當時我一直沒搞清，是在欣羨我們擁有那滑梯，還是擁有那條大鯉魚。我做夢也沒想到，是我們自己。我從來不覺得我有什麼地方值得別人羨慕，現在也這麼認為。但我猜，總有一天，或早或晚，我會改變我的觀點。

我們喜歡在大象的肚子下玩捉迷藏，比起一個平坦又龜裂的操場上，那裏永遠是強盜最理想的安樂窩。這裏沒有48個座位，即使是民間老大，就是鼻涕蟲，也會和官方老大，就是1號，相處得很和睦。安樂窩其實也不見得有多麼豪華，陰仄的角落裏照樣有枯樹葉，四腳朝天的不知名的小蟲，和簇擁在周圍永遠停不下腳步的黑螞蟻。螞蟻似乎跑得飛快，但總是及不上我的一小步。就像今天我看到一個人很高，人群中似乎很惹眼，但走進身邊，我的目光能輕而易舉地壓住他的頭頂。你能相信，一個小朋友自信的建立，是從看螞蟻開始嗎？我也很難相信，但事實似乎

就是這樣，並且延續至今。

一天中午，1號是官兵，他長得很有正義感，嘴唇很豐滿，本來就適合演這樣的角色。我躲在大象的屁股下，不幸落網，這本來沒甚麼好多說的，但官方老大想發洩一下成就感，畢竟我是很少能被別人抓住的，推了我一下。我的腦袋撞在了大象屁股上。那時候還沒有經歷過大場面，比方像外科醫生拿著手術刀在我身上庖丁解牛似的劃來劃去等等。當時很沒氣度，眼淚比血水流得還多。

小阿姨發現我下午長得和上午大相徑庭，又知道這事和自己的得意門生有點關係，便安慰我，一開始的時候說：「再哭，恐龍就把你吃掉」。顯然我對這種傳說免疫，說金老師會把我吃掉或許還有點作用。於是，她咬了一口榨菜，像大力水手Popeye一樣，變得自信起來，理由也更有些說服力了。她說，難道再讓1號去撞大象屁股嗎？還示意只要她說一句話，就能讓別人像對待嘔人一樣，和我保持9.15米。我知道她掌控不了鼻涕老大，但別人不好說，再說，我和老大好歸好，也沒到能成為雙子星來稱兄道弟的程度，要讓我媽媽知道這點，她會比我哭得更傷心。

小阿姨在全班面前說我志「殘」身「堅」，我臉面全無，只能屈服了，那時候既不知道韓信，也不知道勾踐，只暗暗發了幾個誓，具體是什麼，也記不太清，反正不是血飛白練、六月飛雪也不是三年大旱，那時候不知道關漢卿，阿姨沒教。

我們教室在二樓，窗戶朝著工人小區，朝著大馬路，朝著黃浦江，朝著江蘇省，朝著北回歸線，朝著海南，朝著西沙群島，朝著大洋洲，朝著南極，南極有極光，但照不到我們教室。1號到16號靠窗坐，陽光灑進教室的時候，被我看來，（我坐在他們對面，看他們的臉是逆光）只有16個黑魘魘的輪廓，正襟危坐，像遊戲機中boss級的神秘人物。

在10號的頭頂上方，懸著一塊塑膠板，理論上講，應該貼著48張照片。遊戲規則是：只要誰犯了一丁點的錯誤，就把他的照片剝下，學期末總結，照片被剝下概率最小的前十名，能拿到一朵大紅花。老阿姨和小阿姨一天半換一次班，那時有一次洗牌——所有的照片被重新掛上。換班的時候，每個人的傻樣都能在塑膠板上找到，3號戴著一頂巫師帽，像個西藏來的小活佛；1號的臉上塗著紅色的胭脂，兩隻手托著腦袋，矯情地笑著，仿佛一朵盛開的霸王花；4號在裝模作樣地彈鋼琴，身體佝僂著，好似捕食的八爪魚。我是一張藍色背景的臉部俯拍特寫，談不上可愛，但容不下矯情，目光有些詭異和迷狂，如果是個女孩，可能你會和《天使愛美麗》中的女主角聯繫起來。

飯後回來，嘔人的照片經常就會第一個被撤下，更新的速度連今天的BBS也望塵莫及。每每那時，她就會淚珠連連，看看自己衣服上自己吐出的黃色泥狀物，很傷心地坐回她的座位。我一直對她說，這種毛病會好的，到時拿了大紅花也借我神氣神氣，但很遺憾，我的祝福沒有任何應驗的跡象。

那時我的照片、可能還有些40號以後的兄弟被掛在下段，用阿姨的話解釋，從那兒拿下來，可以不必惦腳，省時又省力。鼻涕老大連這種解釋也聽不到，兩位阿姨時常會健忘一下，掛上47張，對此，老大懶得去做爭辯。

那天，老大像被灌了蒙汗藥，整整一天沒有被批評過，午睡後，他老是暗示我看那塊塑膠板，我看了之後無言以對，他的傻照竟然還在上面。我很沒肚量地慫恿道，有種當著老阿姨的面把自己的照片扯下來啊。老大平時絕不甘於寂寞，怎麼說都是目光的焦點，那天確實太過反常，於是他像神探亨特一樣對我聳了聳肩，走到塑膠板前，很笨重地跳了一下，摘下了照片，帶著宣戰的表情回頭看看老阿姨。老阿姨年老眼花，直到放

學也沒發現老大的驚世駭俗的舉動。其實那天如果老大把傻態保持到最後，肯定會引起注意，阿姨總會依據剩餘的照片在放學前盤點一下表現。只是他那天運氣確實不太好，想引起些注意，也沒能成功。直到第二天，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小阿姨，老大才又一次引起了注意，一切又回到了正軌上。以後老大就出了局，榜單上再也沒有老大的腦袋了，所以，我也沒法描述他的那張照片，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的印象了。

每天的情況都是這樣，有16個人，面對另外16個Boss以及他們頭頂上的照片，不知所措，還有15個人（包括鼻涕老大、嘔人等等）都嫌這個遊戲的時間太長，寧可做忠實的看客。而且，這種排行，既不殘酷也不刺激，基本屬於卡拉OK型的自娛自樂。勝利者高興，失敗者也不難受，暗暗告誡自己：吃飯別太慢，上課少說話，午睡就是醒著，也要老老實實地把眼睛閉上，然後大紅花就會開在胸前。至於我，就是這麼安慰自己的，但我沒把想奪取大紅花的狼子野心表現出來，因為那會招來哄堂大笑，包括兩位老大，他倆一定會笑得最賣力。

如你所知，大多數事情不是說變就變的。從我的角度來說，任重而道遠，能堅持一天意思意思就不錯了，隨後就放鬆三天，再用三天時間來醞釀一下奪取下一朵大紅花的決心。從阿姨的角度來說，要能同時觀察48個人的變化，就具備了職業特工的素質了。

公正地說來，表現的機會倒也不是沒有。小阿姨拿出過一幅圖，中間一條小溪，左邊一隻羊，右邊一頭狼，順便講了《狼和小羊》的故事，說到「狼兇猛地小羊撲去」，就叫大家補個結尾，想想後來怎麼樣了。10號總是很積極，還沒輪到就開始叫喚，說小羊一腳把大灰狼揣到河裏，大灰狼被大水沖走了。3號的回答還要傳奇，說小羊用角把大灰狼頂出了血。我在下面插了一句，哪來的角。小阿姨怒了，讓我離開座位，到一邊罰站

去，不許亂插嘴，亂說話。後來還有更有意思的，（我面向牆壁，沒看見是誰）說大灰狼沒跳到對岸，一頭翻到河裏。畫裏頭，那條小溪的寬度，大概是狼身子的一半，我想像力差勁，常識還是有的，小阿姨聽了，卻迷著眼直笑，我貼著牆壁，笑得還要歡。

「給你個機會，你說說看。」我的答案非常簡單，大灰狼向小羊的喉嚨一口咬去。小阿姨像看到愛斯基摩人在吃椰子一樣盯著我，大概想讓我嘗嘗喉嚨被咬住的滋味。後來我想，這話要是能被 Antonin Artaud 聽到，一定會激動地認我做乾兒子。我錯過的類似機會不勝枚舉，所以只能在冥冥之中，企盼奇跡的發生。

要說奪取一朵大紅花對我來說，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，也不盡然。那陣子，我經常夢見自己渾身上下捌著大紅花，出現在講臺上，連鞋子上也有。我是這樣想的，如果到幼稚園畢業也沒能實現目標，就讓奶奶給我做一朵過過癮，這說明當時我還很有向善之心。

但是我的耐力實在不盡如人意，時間就在下決心和意思意思的循環往復中消磨掉了。眼見學期過半，想想自己也不是紅花會的，索性活得瀟灑起來。有詩為證：

進入明園實可憐，
紅花幾朵伴餘眠。
光陰易過催人老，
辜負青春美少年。

對於我們的教室，你的印象可能已經很清晰了。一個正方形，48個靠牆的座位。其實，還不止這些。教室的右首有一具衣架，上面經常掛著老小阿姨的風衣，像幽靈一樣擺來擺去，在朦朧的光線裏，又碰巧是陰天的話，看上去就像幾百年前受懲戒的小朋友被吊得死去活來。由此，我很佩服16號和17號，能泰然自若地坐在它旁邊，和別人一樣，吃水果、聽

課、曬太陽、叫喚、正坐、看窗外、開小差、摳鼻屎、做些讓人難以想像的小動作。

在另一個折角，也就是32號旁，有一個大鉛桶，每天下午睡醒後，我和老大總會拎著它去一個黑黢黢的地方拿48隻蘋果或橘子，門口守著的老頭很嚇人，臉蛋像一顆被人踩過的鵝卵石，讓我不敢正視。他像老大一樣，能把48隻蘋果數上三遍，不過從不會回到38。

對於被派遣去拎蘋果這事，我們都沒有什麼怨言。相反，每次午睡完畢，老大總會像通了電一樣亢奮，連聲催我，有時還會幫我遞上襪子。人活在世界上，總喜歡發揮一下自己的光和熱。同學們倒也沒怎麼感激涕零，眼神裏總好像我們在途中拿了回扣，蘋果小得像個人參果，還沒吃出味兒就沒有了。這也怨不得他們，如果現在我把一隻當年蘋果或橘子捏在手心裏，握拳放在你面前，讓你猜猜在左手還是右手，你頂多只有50%的正確率。

有天上午，老阿姨講了一個故事，不知是孔融讓梨還是陸續懷橘，總之與水果有關。當天下午，4號就融會貫通了，他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把自己的蘋果送到老阿姨面前，動情地說：「*老師，您吃，我不愛吃蘋果。」隨後，許多人站起來，圍住了老阿姨，爭先恐後地伸手遞蘋果。我坐在椅子上，迷茫地看著一切的發生——直到只有鼻涕老大和我兩個人坐在椅子上。一會兒，老大也坐不住了，惺惺作態地在週邊伸著手，其實他手裏的蘋果已經只有一個梗了。

每次媽媽來接孩子，TOP10裏總有人一頭載進母親的身子，說今天我得到了甚麼甚麼，小阿姨也會說一句：不要驕傲。嫌他媽笑得不夠燦爛似的。我的媽媽一般被告知有事或者沒事。小阿姨從沒有對媽媽說：不要驕傲。這話往往是我在無聊時的自說自話，那時候還會拿腔拿調地學著吃榨菜時的小阿姨。

天地慈悲，正好第二天的下午發了橘子。我也把願望付諸了實際——剩下的半個橘子，被我包在了胸前扯下的手帕裏（那塊手帕我也千年不用，只是用來給金老師看的）藏在口袋裏，準備帶回家，讓老媽笑笑。我知道，那橘子十之八九還會落到我的嘴裏，但那是一片心意，還是兒子的。後來發生了一些意外，經過路上的一路顛簸，到家裏才發現，褲子被染黃了。橘子被軋幹了，和手帕一起，牢牢地粘在口袋底。

第三天的上午，教了一首唐詩。詩我背不出來，意思還是明白的，說農民伯伯很辛苦，頂著烈日種大米，汗水流到了田裏頭。我還問了一個問題，是不是每一粒米都是像蝦仁一樣，用手剝出來的。小阿姨說，是的。那天我吃飯格外的認真，一粒米都沒剩，聽媽媽說，蝦仁很貴，能多吃就多吃些。

下午發生的事，是我每次在中學裏寫《一件難忘的事》前的第一反應（我以這個題材，衝擊了三次學校作文競賽的鼓勵獎未果，所以你姑且聽之）——一個好孩子把一隻被吃得像一根火柴梗的蘋果芯，扔進了垃圾桶，被小阿姨發現了，大大表揚了一番，誇他不浪費糧食，是個好寶寶，將來會有出息的。鼻涕老大樂了，為了“將來也有出息”，把蘋果芯也吃進了肚子裏。我想勸阻已經來不及了，洋人有句諺語說，每條河都有自己的方向，對於執著的人也就只能讓他繼續執著了。他羞答答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小阿姨（這也在我預料之中），後來發現沒法證明。

第四天上午，小阿姨還把「列寧打碎姑媽家花瓶」的故事，娓娓道來。我知道那是講給他聽的，不過老大還是挺樂觀，像《孫悟空三打白骨精》一樣，聽得津津有味。

在教室的左首，也就是鼻涕蟲的旁邊，有一架破風琴，儘管如此，還是這個空間裏最值錢的寶貝。琴底座三個鍵，在我來到之前就折了兩個，

還有一個也沒能在學期過半前倖免。傳說中是我幹的，我又高又壯，吃飽了也不安分。我也認了，如果每件事都要分辯，未免顯得我太過小家子氣了。別說敢作敢當，不敢做我也敢當。否則怎麼能成為安全員呢？

做安全員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：班級裏每週會舉行安全員、衛生員的改選，只要在適當的時機舉手就成，能不能挑中就看阿姨這天是不是看你順眼。玩遊戲總得有些技巧，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道理，經常選上的小朋友總是在那個時刻全神貫注地看著老師。而我總是把手舉得很高，目光迷離，好像是我的手想當安全員似的。

如前所述，能當上安全員，純屬運氣。可能是那天早上，我和老阿姨在相視一笑中，被她發現：其實湊近地看，我還是很可愛的。更何況那些天我精神萎靡，沒有力氣惹事生非。客觀的成全很是關鍵，另外，又有了新規定的出臺，據說，能名副其實地當一周安全員或衛生員，就能在學期末得到一朵精緻的小紅花（小的東西一般比大的要來得精緻）。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我樂瘋了，到時候也能拿回家讓父母開開眼，我說這小紅花是大紅花，就是大紅花，反正爸媽也沒見過真正的原版大紅花長甚麼樣。

安全員的任務是，在兒童樂園裏，右手帶著紅箍，監督大家安全地玩滑滑梯、蹺蹺板。老阿姨對我的要求是，要像解放軍叔叔放哨一樣，筆挺筆挺地站著。開始的駕勢，讓老阿姨刮目相看，替我連連可惜——確實少了一把槍。等她十分鐘後再來，就會覺得我是少了一張床。鼻涕老大站在滑滑梯的頂上，對我做著怪腔，用很賤的音調說，來抓我丫，來抓我丫。

老阿姨一走，我就像一個三無盲流一樣蹲在地上（小紅花要緊，我也不敢離開）滿地找著小石頭，在地上復習圖畫課。那時候，地上有很多蟋蟀，也學著人樣，韜光養晦，很少叫喚，只是在地

上蹦來蹦去。有一隻促織，在我腳跟前，跳來跳去，好像要把我晃開準備突破一樣。我蹲下身，用手碰碰它的鬚鬚，它安分了，知道對於它來說，我是Maldini+Nesta+Ferrara。

蹲得時間長了，腿也有些發麻，只得又站起來，看看，玩滑滑梯的去玩蹺蹺板了，原來玩蹺蹺板的去了滑滑梯，傻站著的也換了個姿勢。哪裏知道，蟋蟀還沒走，又開始在我腳邊徘徊。我自言自語道，你想做一名慰問解放軍叔叔的蟋蟀很有志氣，但你也得拿出些樣子，別老晃來晃去的，影響我站崗。促織看看我，覺得認錯人了，終於蹦蹦跳跳的走了，去它該去的地方。

根據我第一天放哨的經驗，玩滑滑梯出事故的概率和走路撞牆也差不多。所以第二天，在大家樂不可支的時候，我就悄悄撤了。去一個心馳神往但一直沒機會去的神秘地方。那條通道終年曬不到太陽，所以很陰涼，牆角還蒙著苔蘚。剝開棕櫚樹的葉子，我很艱難地穿過。眼前的景色很讓我失望，一個破落的自行車棚，更讓我失望的是，這個地方我來過，從教學樓的北門出來就是。

教學樓的北面讓南面顯得冠冕堂皇。唯一相像的是，水門汀的地面上都有許多裂縫。那裏地上的白螞蟻也是密密麻麻的樣子，讓我有些暈眩。和地球上人種的分佈差不多，往往黑螞蟻住南邊，白螞蟻住北邊。據我的經驗，能被看見的，一般不是VIP，屬於小囉囉，攻擊力不是很強，但碎碎屑屑、團來團去的樣子，就像幾百塊臭橡皮在地上蹭出的，也讓人倒胃。

鼻涕老大也跑來了，看見了一些白螞蟻在教學樓的底座裏顯身，抽了抽鼻子，有些擔心地問我該怎麼辦。我們對於白螞蟻威力的理解，都來自於《黑貓警長》。「要是穿山甲在就好了，舌頭一卷，就沒事了。」我用虛擬語氣回答。

老大很無奈地伸伸舌頭，讓我證明，他的舌頭又粗又短，對於此事，他也愛莫能助。其實這白螞蟻也不關我的事，只不過我是安全員，我有一點小小的責任心。

我想，長此以往這樓是站不住的，站不住的話，就會轟然倒下。樓倒塌的話，我和小阿姨的命運有四種可能：她在我不在、她不在我還在、她不在我也不在、她在我也在。掐掐手指，我和阿姨見不到的概率有四分之三，於是就樂不可支起來。基督教有句名言：想像支配快樂。接著更離譜的畫面也跳出來了。讓我喜出望外，金老師代替了小阿姨，成了班主任。她誇我通知及時，救了那麼多小朋友的小命，說話的時候，牙風陣陣，朝我撲面而來。嘔人的爸爸代表所有家長給我戴上了大紅花。我光榮地高唱少先隊隊歌，行了對禮。你可能會說我大愚弱智，沒錯。但一剎那的思維，是1號老大學上十年也練不成的，我管它叫想像力。

等我憂心忡忡地回到崗哨，滑滑梯上一個人也沒有了——都在下面，聚成一團，我以為又發現了什麼與眾不同的千足蟲。湊近一看，千足蟲也既不會這麼龐大，也不會哭。原來是1號，傳說中被推下了滑滑梯，只是這個傳說既不知原作者，也缺了另一個兇手。倒在地上的老大，自個兒摸索著下巴，輕輕一點，又哭起來，說他牙齒沒了。

鼻涕老大顯然有些興奮，連連安慰：「沒事，我媽媽說會長出來的。」並拾起了那半顆牙，小心翼翼地還給一號，還企圖給1號續上，被一巴掌拒絕，牙又掉到了地上。有生以來，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真正的牙齒與嘴分開時的狀態，像極了鯉魚池塘邊的馬賽克。我還沒來得及反映出高興的狀態，許許多多的阿姨都來了，老阿姨小跑在最前頭，我下意識地看看手臂上的紅箍，再看看她，注意到她手裏沒抄傢伙，放鬆了一些。

我真的希望1號一直這麼躺著，鬧著，那時候，他是我的護身符，我知道，他一走，就輪到我完蛋了。從老大被送往醫院的前一刻，我瞳孔牢牢地抓住地面，最好能發現那隻心比天高的螞蚱，要麼想到金老師，覺得她有連接牙齒的膠水，讓1號轉危為安。從來沒在中午見到的金老師，那天也出現了，她看見了我，對我若無其事地笑笑，叫我以後別再遲到，在案發地點兜了一圈，又消失了。

老阿姨叫我別在那裏傻站了，去她的辦公室。我跟著老阿姨的步子，她出右腳，我決不敢伸左腳，看看教學樓，想把白蟻的事告訴她，又吞了回去。

辦公室裏小阿姨嚼著榨菜，叫我說說經過。我連蒙帶猜把能想到的情節一一道來，只是對於離開崗位的事隻字未提。小阿姨也聽不出什麼破綻，在加上有些心神不寧，只是叫我坐回原座。

中午，我驚奇地發現，我的傻照還在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忘了拿下，反正那個時候，我也不希望這樓被白蟻啃得太快。直到下午，當安全員紅箍和照片一起被撤下來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我估計錯了。我恨不得自己，馬上也變成一隻白螞蟻，小囉囉也好，啃啃這教學樓過過癮。

就這樣，我成了班上第一個戴上紅箍還拿不到小紅花的人。

索性我的記憶力也不是很好，更何況下午還來了一個可愛的叔叔，幼稚園很少在上課的時候來男人，所以我還想得起來有那麼一回事。那人有很膨的捲髮，想包著一層剛剛出爐的爆米花。已經上了三十，還要裝出一副很純情的樣子，尖聲尖氣地給我們打招呼，腦袋很有感情地伴著嗓音一頓頓：「小朋友們，你們好啊！我今天來給你們講個故事。」不知他是怕用正常語速說話，我們聽不懂，還是唯恐正常的語音會嚇著我們。總之，

我是被嚇得趕忙放下手中的小人書，閉氣凝神地聽他佈道。

其實，那哥們也挺好，他說的故事連同普希金的《漁夫和金魚》一起，被烙在了腦子裏直到今天。他壓了壓腦袋上的捲髮，說：「有個小姑娘，長得挺漂亮。頭上頂著一筐雞蛋，準備去集市叫賣。她邊走邊想，賣蛋的錢能再買五隻雞，明年春天，又能生蛋，就這樣雞生蛋，蛋生雞，不久就能穿上好看的裙子，到了出嫁的年齡……」

那個時候，鼻涕老大插了一句，她為什麼要出家。那個時候，沒人不知道「出家」，因為阿姨只會講孫悟空的故事。留下的後遺症是，我到了初一才知道四大天王不是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和尚、唐僧。

叔叔的解釋讓老大不怎麼滿意，老阿姨叫老大閉嘴，故事才得以繼續：到了出嫁的年齡，去參加舞會，有很多王子向她求婚，她都一一搖頭謝絕，想得出神，也搖起頭來，筐子沒有拿穩，雞蛋砸在地上全碎了。

很多人喧鬧起來，不相信故事完了。叔叔見大家很積極，又講了一個大灰狼的傳說。這種大灰狼故事現在的市場價，估計還到不了5角錢一個字，我隨口能編出五十個不一樣的，但那個小姑娘的故事，卻不是靠訓練能寫出的。初三時，我在王小波的雜文集裏找到了答案，那篇文章的題目至今記憶猶新——《救世情結和白日夢》。

我總結的話，那時是我「大於弱智」時代的萌芽。我不想再去掛念什麼白螞蟻，大螞蚱，花鯉魚，或者成天盼著樓房的倒下。如果時間能夠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一定要實實在在地拿一朵大紅花。這是在幼稚園幾百個決心中，下得最誠懇的一個，可惜那時離畢業還有一個月。

我實在不想這麼早得離開，所以我帶著剛

進入班級時的那份新鮮，再從開頭講起。那是一個很明亮的朝南教室，有衣架、風琴、講臺、鉛桶、燈和48個一模一樣的座位。漏了一扇門。在教室的左牆，那是一扇黑色的木門，平時會自動得關上，看上去很神秘，其實48個人每人每天都要用——裏面有一個關不住的水龍頭，一排溝渠，和三個蹲位。到了那個屋子站滿人的時候，男生會用蹲位，小姑娘也偶爾會用那排溝渠。

這種景象雖然不怎麼正常，但當時看來也沒怎麼不正常，大家都有點好奇，就像今天你有個Nokia，我有個Motorola，大家換著玩玩。

有時候，我還會在那蹲位上多占一會兒，多看看，我不否認我的好奇。當時，我很詫異我和嘔人的不同（不只是指長髮）。我覺得，如果我掉了一塊皮，也會痛得哇哇大叫，但她們的褲檔下少了這麼大一塊肉，也這麼若無其事，和我一樣快快樂樂地生活。我真的很佩服。現在想起來，覺得那時候挺有人情味，這麼小就能去體恤別人的疾苦。

大家都喜歡研究人體構造的興趣被小阿姨知道了，所有男孩被很深刻的教育了一次，在所有的蹲位前，各被攔上了像那扇門一樣黑的門，那門也會自動合攏，讓裏面顯得很神秘。（索性我也去過）門上貼了一個敬告所有男生的字：拉。是讓我們拉門還是拉屎，也沒寫清楚。

在我們畢業前，二樓開始破土動工，據說是要再造一個廁所給小姑娘們。讓領導產生這個想法的是小阿姨，讓小阿姨產生這個想法的是鼻涕老大和嘔人。老大的老二前的拉鏈，經常出故障。洋人有個詞，叫「zip through」，大概表示速度的驚人，但這在老大的褲子上永遠也體現不出來。嘔人幫他修理過一次，以後那條拉鏈一出故障，老大也懶得搭理，直接去找嘔人幫忙。老大的鼻涕就像二脈神劍，總有收不住的時候，流到了嘔人的頭髮上，她總對他笑笑，仿佛早已料

到，說不定哪天也會加倍報答一樣。小阿姨一直說同學間要團結友愛，互相幫助，我一直覺得，那是最好的詮釋。

不知道怎麼地，小阿姨知道了這事，兩個人罰站了整整一個上午，說小小年紀就這樣亂來，也不害羞。那天中午，嘔人雖然滴水未進，還是吐了一碗半。老大從那往後，也再沒穿過帶有拉鏈的褲子。老大和別人打架，一般一個時辰就能和好，但和嘔人就再沒有說過話，直到我們畢業。

一個人如果永遠都沒法再見面或者聯繫，那個人對你來說，就是死了。照現在算，如果我是老大，嘔人就已經死了14年，如果我是嘔人，老大就死了14年。

1990年某個很熱的春天的傍晚，還是在那個教室。除了中間四四方方的開闊地，還是那麼的擁擠。兩扇窗戶上掛著藍色的簾子，一年裏，它也做了應該做的，不，它做得很棒。如果把簾子往後拉開一點，陽光還是能夠往裏鑽。玻璃上也粘滿了污垢，要透過它看清什麼，除非用手使勁地抹，你會發現許多人在平平安安地往家趕，但沒法聽清他們的說話。路燈還沒有開亮，落日紅彤彤的餘暉把路人的臉照得亮燦燦的。牆和天花板在我的記憶中本來都是白的，可那是很久很久、很久以前的事。

小朋友已經被接走了了一半。剩下的我們在「古羅馬的角鬥場」上玩打老虎的遊戲——一個和捉迷藏一樣真正的遊戲。我喜歡扮演武松，一個用球打「老虎」的獵手。我的目標只有兩個：看得順眼的小姑娘和不太順眼的小子。比如1號老大。那個時候，我什麼都不用想，只要知道我的球滾向何方，隨後大聲叫喚，傻笑，拍手，跺腳。

等老阿姨加入了我們的遊戲，我就更來勁了。但是一直沒有打中，媽媽就來接我了。我第一次那麼依依不捨，那是我唯一在幼稚園度過的一天。

我一直不知道把這一段插在哪裏，它是顯得那麼的突兀，就好像換了一個作者。我好久沒有這種被筆牽住的感覺。

最後的第三天，我像往常一樣，急衝衝地飛進醫務室，那時操場上做操的人已經走光了，估計10個BOSS已經在窗臺邊曬太陽了。見到金老師像邱少雲一樣趴在地上，只是身上沒著火，一動不動。我自己主動拿了一塊綠牌子，衝到了教室，告訴了小阿姨我看到的一切，只是沒說那個邱少雲的比喻。後來的事情沒有看見，反正被小阿姨形容起來，也是危急非常，像一切電視劇裏發生的一樣，金老師有驚無險地被送到了醫院，好像是突發性的暈厥。第二天，我在鼻涕老大莫名其妙的眼光裏，和1號一起戴上了大紅花。戴上大紅花的一瞬間，我也沒搞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長大，該知道的早已知道，不知道的還是不知道，總之，離畢業不遠了，我得帶著不怎麼地的評語和那朵蹣跚的大紅花向小學滾去。

拿到大紅花，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論，戲劇人物的最高任務已經完成了，等著他的只有尾聲了。

人生的記憶就從那刻開始，也許是當安全員，也許是認識鼻涕老大，也許……儘管紊亂、荒謬，卻充滿智慧和情趣。最後一天，在老阿姨佈滿淚痕的面龐上親了一口，算是一吻泯恩仇。

那天，我穿著一條牛皮背帶的西裝褲，藍色網格的襯衫。門牙已經掉了，看上去像一個精神矍鑠的小老頭，有點頹廢地傻笑著，站在門口的額匾下，讓老爸拍了一張照片。

身子後面，還是那個從不噴水的小池塘，裏面一條魚也沒有。

謹以此文獻給與1984有關的所有人，並向我的童年效忠。

陳冠中：小說寫來比較輕鬆，寫來很有靈氣，可能是女孩子的作品，是很有想像力的孩子寫的，角度很天真。但這篇的作者是這種以後非常能寫東西的，寫雜誌沒有問題，裡面很多都是有趣的，是個天生敘事者。她裡面都有拿出來的，現在的角度來說一下，不完全從大陸小時候的，屬一篇很詭異的作品。

但這篇作品我首先看得挺樂，寫得好好玩，使讀者能完全進入大陸的幼稚園世界，從她的眼睛去看事物。作者頭腦靈活，抓了很多細節，對她來講非常熟悉的題材。但是，同時我感覺到有些事情她寫得相當狠，特別是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，寫得相當狠，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不是童真的東西。這個變得是比較真實的感覺。

張大春：突然冒出詩來：「進入名園始可憐」句，這不是一個天真的敘事者所能做到的。但作品寫得很熟練，很世故地運用各種經典式的論述。運用這些論述，是告訴我們不是在寫一個天真的東西。目的是告訴你這個幼兒園的故事是成熟人的世界的一個諷刺。一個仿諷——模仿諷刺。它看起來就有一種不協調感。它有一個複雜的技術在裡面。這個技術就是仿諷，而且這種仿諷使得幼兒園裡的一切本身也都顯得有分裂性。一方面，看起來是天真童稚的所在；另一方面是背後很大的政治寓言。



【黃子平、張大春、陳冠中】
（本刊攝）



【張大春、陳冠中、黃玉山】（本刊攝）

得獎感言

故鄉和童年，總是既陌生，又熟悉，濃霧緊鎖的氛圍，讓我不自覺得迷戀沉醉。童年永遠是我生活中的一部份，緊緊地支配著我的思維。它躲在我心中的某個最偏僻的角落裏，卻是像一塊紀念碑，上面銘刻著的最真誠、最徹底的定義，對於善良，美好還有幸福——今日的我對這些，已經快要麻木了。

時到今日，我仍然是生活的囚徒。困惑的依然困惑，失望的仍舊失望，痛苦的也還是痛苦，甚至更加撕心裂肺。也尋找不到心中的那份榮

耀。但我不想這樣，所有的沮喪，每一個創傷，都應該被轉變成力量和安寧，由混亂成為協調。

於是，我嘗試著去童年尋找答案，而並不奢望串連起多少當年的記憶，因為我預感太多回憶都不願再留戀今日這漂泊的魂靈。但幸運的是，這些兒時的都市印象，竟然被我神奇地捕捉到，又零星地編織起來。在童稚的狀態裏，我得到了久違的快感、激動和幸福。我提醒自己，我有健全的四肢，血污的心臟，對於能夠擁有的一切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，應該心懷感激。

故取名《寵兒》。